論語說

論語說卷三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男宗羲文起較訂

如用之

邢氏曰用之謂用之以爲治也按此章禮樂宜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若治身之禮樂則斯須不可去何以言如用之乎

從我於陳蔡者

西河毛氏據弟子傳以德行一節十人非皆從孔子于陳蔡者乃統記七十二人中尤異能之士也即以冉有考之自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至十一年淸之

戰見于左傳中間皆仕于魯此一人卽不從陳蔡故皇甫侃以此節別爲一章愚按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去魯適衛諸侯年表與魯世家俱作十二年孔子世家作十四年未幾去衛將適陳而畏於匡又反乎衛未幾又去之過宋適陳居陳三歲反於衛不對問陳而行又適陳哀公之二年也是歲衛靈公卒其明年季桓子卒哀三魯有桓宮僖宮之災左傳云孔子在陳聞之明年如蔡又明年自蔡如葉絕糧於陳蔡之間哀公六年自陳反衛年表以爲十年誤以後益俱在衛至十一年而歸於魯以此考之孔子所至後莫久於衛而前所往來莫久於陳蔡之間世家與諸侯年表

歲月互異者其誤可得而正也季桓子卒於哀公之三年世家謂康子以是年召冉有者誤冉有以衛君之事問于子貢當在六年自陳反衛之時出公卽位之四年也其後子貢夘夫子不爲衛君葢與冉有俱辭而歸魯故七年左傳有子貢之對太宰嚭而十一年清之戰有冉有之帥師也毛氏不知季孫召冉有在三年爲史記之誤遂謂冉有不從陳蔡誤矣朱子序說誤取世家冉有見召於前而載夷齊之問荅於後又復與論語不合矣然史記雖誤於此其記陳蔡之厄則不誤序說據論語以爲宜在問陳之後亦未

盡然葢論語類記夫子之事前記衛靈之心存蹟武而其國不可以久留也後記君子不以身遭阨窮而枉道以從時也上下不必相蒙奈何以是而疑世家耶

孝哉閔子騫

陳氏註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昆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朱注謂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據陳則言屬人不字應作無字解據朱則言屬父母昆弟而須補稱孝友之語又一說夫子於門人無稱字者而今云然葢即人言以美之也是

三說者理俱可通而陳說較優蓋閔子事後母而盡其道非間無由而入故夫子稱之所謂反身而誠則能順乎其親者也若父母昆弟稱其孝友又何必以人之信不信爲輕重哉

以吾從大夫之後

先儒謂回鯉卒之先後與夫子年數參差有可疑者按依年表與魯世家孔子去魯時年五十五歲弟子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則從去魯時年二十五依家語卒年三十二則孔子時年六十二當哀公之四年時正在陳蔡與事不合家語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以年

五十先卒推之則當孔子之七十歲據論語則伯魚之卒在顏淵前於事亦不合而或以有棺無椁爲設事之詞則無理甚矣竊疑二子之卒年記載必誤要之俱在夫子歸魯之後鯉先而回後也葢孔子以六十九歲歸魯而顏子即卒於此一年之中則未滿四十亦可云短命也若伯魚之卒稍前則亦未滿五十矣顏淵少伯魚十歲故曰此卒年之誤也以吾從大夫之後杜預云嘗爲大夫而去故云後朱注云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葢即冉有子爲國老意也又按此章既曰從大夫之後陳成子章亦云則顏子之死其在夫

子歸魯之後無疑矣而謂家語爲可信乎
按夫子之卒左氏有明文矣公穀二傳竝載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記以爲二十二年索隱云葢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夫周正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而屬明年可乎二傳去孔子未久此史記之誤也由有此誤故凡記孔子之事皆短一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事在昭公七年時孔子年十八史作十七昭公二十五年出居乾侯時孔子年三十六史作三十五哀公三年年六十一史作六十哀公六年年六十四史作六十三序說沿史記之誤亦俱短一年至夫

子之卒在哀公十六年四月通記應得七十四歲而史云七十三亦誤也因記顏孔之生卒而識之云

門人厚葬之

疏曰門人顏子之弟子　本朝竹垞朱氏引歐陽永叔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遂歷衆論語之稱門人者皆以爲諸賢之弟子旣未有以見其必然又引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遂曰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則甚誤矣獨不思子貢之答乎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將以

顏淵子路爲受業于弟子者乎請再徵之檀弓孔子先反門人後門人曰鯉也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駁孔子與門人立此數門人者皆以爲非親受業於孔子者可乎又史記列傳子路因門人請爲弟子則二者之稱有時而一之矣是此一說亦叔旣泥于前竹垞復鑿于後經義無關重輕者猶有此誤況其大者哉

季路問事鬼神

易大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非季路之所及也季路蓋

有見于當時旅泰山歌雍舞佾者而欲求祝史之陳信於鬼神無媿詞也又有志於見危授命而欲預知其死所也乃夫子曉之者則以人之事君事親與事鬼神豈有二乎對越在天與左右就養一也人之生存與其死亡豈有二乎知其所以寧與知其所以順一也葢季路學于聖人之門而未能深造以道夫子既嘗責以行詐戒以勿欺而又逆知其所終故于其問事鬼神則言人神之無二理問死則示以盡其道而生然後可以盡其道而死也季路能無悚然于此言哉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不得其死非不以壽終之謂孔注曰不得以壽終比干之死乃得其死所也衞亂國也而由也仕焉竟死出公之難是所謂不得其死所也此節與季路問死相屬記者未爲無意

魯人爲長府

爲長府卽憂用不足之意仍舊貫卽盍徹乎之意哀公不修政事抑强臣而志在以聚斂爲富國之計故兩賢之論如此解者謂何必改作爲惜其勞民傷財恐非立言之旨

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按特斥冉有之名非獨惡其黨惡而貶之也亦因下文非吾徒之上應有此二字而預見于此所謂先經起義者與

盩吾李氏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日葢其多能善于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于民也此即孔注急賦稅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于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其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儆也

屢空

永嘉蔡氏曰空者意必固我不留于中也顏子之庶幾于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云其說本之龜山南軒按何氏注已有以屢空爲虛中之說乃後人所議王何之學本於莊老者乃在王何則斥之而在宋儒則遵之何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閻包注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原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猶孫子之言費留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于民物

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嘗以此章

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賊夫人之子

子羔德有餘而質近闇弱非治劇應變之才費季孫之

私邑也故閔子辭焉葢不惟政煩賦重而凡所以虐

用其民專擅其國者胥以是爲根本豈子羔所能裁

抑其過盛而逆折其奸邪之萌者子羔聖門之徒必

不肯以苟合取容而季氏且將以危法中之矣曰賊

夫人之子夫子之慮不亦深乎子路未達此指徒以

未學爲無害故夫子又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按此章本以應知爲問曾晳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恝爾于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中正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晳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間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晳夫子亦

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于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在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焉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三子有經世之用而不能與時偕行曾點有知時之識而不長于爲邦故夫子深與曾點以化三子之固執重許三子以療曾點之空疎亦云各治其病而已豈有所偏重哉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于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終

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
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已從人
又曰規規于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鳶魚之化
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已可以謂之知
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敎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
害于其氣象矣豈夫子此章之問亦有誤乎且夫子
之答曾晳明詳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
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
比魏晉之清談其卽此類也夫

按此章疑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修詩書禮樂弟子彌

衆之時以諸子才成而欲觀其志也若歸魯之後則其時子路與冉有俱仕于季氏且不待問其志矣若在陳蔡又無曾晳公西華以是知之或曰弟子傳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若在定公四五年猶未冠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在定公四五年乃識數與方名吾子其考之與曰吾於此而知史記之誤不可信也且史云子游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夏少四十四歲信如其言則戹于陳蔡之時皆未冠也以夫子初去魯言之定公十二年其年皆在成童以前而能相從于車轍馬迹之間乎而記且曰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何

也

顏淵問仁

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于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為仁之道莫要于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于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于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于禮矣所謂仁者豈猶外于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即己也非禮者勿之即克己也非禮者去即復禮也克己之己

由己之己無二已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馬氏訓克已為約身頗近于理而節外生枝則始于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為勝尚未為誤至解己為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已由已俄頃頓有異同無怪蠡吾李氏之出而議之也李氏曰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寔功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屢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其論

不爲無見而適忘朱說之出于劉也愚按去私即孟
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
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
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
目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學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
言理皆主形見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
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藴
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
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

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一日克己復禮

夫子既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卽莫不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蓋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子貢問政

足食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

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于並舉不可得而強也子貢之明葢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進戸口凋敝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于修爾戈矛詰爾戎兵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萊邑之民以供賦歛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弮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

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去荆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深言爲政之莫重于愛民也或曰兵與食皆已去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將至于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于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啟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去也所以愛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去之

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于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
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去
兵與食非所以為去也政之本務定于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于顏淵問政始于子貢記者于此皆有
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
比也答問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
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古注以為不可失信則
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民者又豈盡
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食足而後信孚于
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信

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九字鄭注作一句讀

文猶質也

棘子成之意欲君子徒尙質而去文是欲有位之君子同于村農野夫矣彼不知文質之有別也子貢言若使文質無別是猶虎豹犬羊去其毛存其鞟而猶可別乎上二句古注止作文質無別解

盍徹乎

朱子解徹法以爲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此語實不見于

經傳西河毛氏曰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也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杜預云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公羊穀梁俱云什一而藉是也若具名徹之意則鄭氏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又周禮匠人注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爲什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不過就通貢助與通行天下立義已耳此段毛氏誤從鄭說辨見後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

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
而治之收之可矣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豈孟子專言商制歟而又
何以云雖周亦助也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
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非者罪
而責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
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
無別旣無稼善稼不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
仍還公須罪民私仍還私須罪吏乎孟子言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言食九人食八人五

等農夫之別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穫有差等故以云
使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
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是考亭此語無論他經
傳而顯與孟子不合已如此凡毛氏辨駁朱注語多
過當引証亦難其辨解徹之誤則甚爲有理且所關
者大故備錄之
按趙岐注孟子云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
猶取也其說爲確蓋自下之助上而言謂之助自上
之取下而言謂之徹此殷周之異名而同實也康成
訓徹爲通謂爲天下之通法似屬臆說其云周人畿

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於經幷無明文毛氏未考故
誤引耳

誠不以富

按舞雩章答辨惑亦但指言惑之爲惑而止與此正同
則引詩與上不相屬程子說是

片言可以折獄者

孔氏曰片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惟子路能之呂刑明清于單詞正義曰單
詞特難聽故穆王言之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
卽單詞也子路行直聞于天下故得其單詞卽可以

折獄朱注則謂訟者信服子路不待其詞之畢與舊說異按此章言聽訟以單詞爲尤難令子路素行誠直見信于人人不敢以虛誕之詞至乎其前有時不待兩造之謀面而能决獄情之曲直也若謂子路能以片言服人則雖有此事恐亦不爲夫子所稱何則禦人以口給夫子方惡其佞而獄訟之中有懾于威勢而不能言者亦有能探官長之意向而善于迎合者子路雖明未必一一能燭其情而猥以捷給取辦于一時人皆效之是嗇夫之喋喋賢于絳侯之樸訥也聖人豈肯以是啟弊端而輕民命哉况單詞之聽

古固有之又安見朱說之必然也或曰此與夫子之大畏民志其無異耶曰在聖人則道德齊禮而有以凊訟之源者也若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子路其庶幾近之矣

子路無宿諾

舊注宿猶豫也河南尹氏曰不豫諾所以全其信也愚按此即不輕諾之意若以爲急于踐言則遇事勢有緩急或成敗難于逆料者徒足爲累而已何信之能全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蠡吾李氏曰對康子如對君稱孔子對曰以其執政也乃問使民敬忠以勸則但書子曰想其時桓子尚在未執政也故語以孝

質直而好義

毘陵惲氏曰義近嚴仁近寬故僞者必取仁愚按好義者恐動未得當故慮以下人取仁者欲見信爲實故居之不疑

君子以文會友

以文會友會友以講習詩書禮樂之文也講習以求見諸躬行故曰以友輔仁使專務于其文則非所謂輔

仁者矣

必也正名乎

按哀公六年衛輒之四年也說見前夫子至衛猶持正名之論子路雖受夫子之責而不能復請其故其心終以爲迂亦可見矣豈知名之所在卽天經地義之不可誣者乎朱注載胡氏說謂夫子爲政當請命于天王而立公子郢恐未必然夫春秋正名之書也若蒯聵見絕于靈公則晉人納之亦當如魯納糾晉納捷菑之類而必正其衛世子之名者以著其應有衛也衛世子之名正而輒之罪彰矣書曰納于戚又以見

衛之宜受而弗受矣或曰春秋書蒯聵出奔與鄭忽不同何也曰忽奔于莊公既薨之後書鄭忽出奔衛失國之辭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有父之辭也其後一則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一則曰晉人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皆宜有國之辭也忽之歸愈可以例蒯聵之納矣而又何疑于正名之說也哉然猶未盡也

或曰集注以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爲名之不正是乎曰非也周人之制無適子則立適孫而昭穆之序自若桓王之嗣平王是也謂立孫者即子其孫可乎乃夫子所謂正名則其說有在矣夫蒯聵未絕于靈

公則輒安得稱王父之命而自立名之不正一也蒯聵即見絕于靈公而輒未絕于蒯聵夫安得拒父如寇名之不正二也無王父之命而稱王父則名之不可言也子無寇父之義而以爲寇則言之不可行也夫子之論豈責衛以孫不宜爲祖後哉然則夫子爲政于衛將使輒避位而以國奉其父乎抑別有道也曰夫聖人之舉動必中乎人情協乎事勢而不強天下以所難今夫輒之君衛已四年矣以覊旅之人一旦與人家國而欲變置其君必爲上下遠近所駭異而亦非道之所宜也夫子而爲政于衛必先諭輒以

天下無無父之人又論蒯聵以天下無無母之人反覆開導以發其惻隱之誠使輒不忍于拒父而蒯聵無樂乎爲君然後迎之以歸令其安富尊榮爲諸侯之父若後世之所謂太上者而輒問寢視膳執世子之禮以養之終身則境內臣民莫不從風向化而政可爲矣此夫子所謂名正言順者也而如其不能行何哉夫春秋之世上無明君人倫之道幾絕於天下矣夫子發正名之論非獨爲衛也將由衛以推之天下而王道可興也然雖有此言而未及其施行之實惜子路不能問後儒臆度謂當改立公子郢又以輒

爲禰祖咸無當于事情至公羊高輩去孔子未久妄解春秋以圍戚爲是害理傷敎誠可謂聖門之罪人而後世以其書列之于經不亦異乎

焉用稼

農圃之事亦上古聖人之所以敎天下者而後之君子不以爲學何也天生聖賢將以代天理物與道致治其所務有大乎是者雖欲自食其力而有所不暇也樊遲蓋有見于儒者之安坐以食而不慊于心故以學稼學圃爲問使世之在上位不知禮義而爲天下之大蠹者聞之亦足以深警矣若遂以爲定論則是

夷君子于小人而使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也茲耕之說將不必至戰國而後起矣故夫子力正之

誦詩三百

博文約禮學之全也誦詩其一端耳然誦詩三百則達于政而能言其效當必有不爽者雖多亦奚以爲言人之不可負詩也由此推之則博文而未能約禮或博文約禮而不能深入于聖賢之域豈非皆有負于經學者乎自漢以後一變而爲訓詁再變而爲帖括上之所求下之所應詩學之大惟在於利祿一途而已遑問其政與言乎可嘆哉

魯衞之政

春秋之季魯之政無君臣衞之政無夫婦無父子夫子此語葢嘆二國之後衰非以周公康叔始封言也以下三章疑皆夫子初適衞之語期月三年正指富敎之事曰如有用我者葢至衞而即知靈公之不可爲也

冉子退朝

鄭氏以朝爲季氏之朝國語卿大夫有外朝內朝周氏以退朝爲罷朝于魯君者誤也

吾黨有直躬者

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夫子答之詞正而義切矣據二說則葉公之語亦屬肎言而聖人于此亦惟告之以孝慈之道而已

不得中行而與之

中行狂狷皆當於孔門求其人則近之矣或云中行如堯舜周孔三代而下建功立業如三傑二十八將是狂傳經立教如漢宋諸儒是狷斯言未敢以爲然也按夫子此章是言可與共學適道者有此三種中行

則剛而不至于亢柔而不至于靡其生質之美最爲近道狂者抗希古之志而實踐或疎狷者持守巳之節而一隅自足雖皆有偏然有其志則可引之以行道有其守則可勉之以守道此中行之次也其在孔門則顏閔二冉與曾子有子皆中行也曾晳子路子游子張皆狂者也子夏原思樊遲子羔皆狷者也以此考之孔門中行爲多而夫子云然者以人無志節不可以入道且中行可以假託而狂狷不可以僞爲故獨有取焉不敢輕取中行者慮薺苨之亂蔘也亟取狂狷者大病可進以大藥也後人不明于此至以

中行擬生知安行者其誤甚矣若論三代而下求近于中行者其廣川明道乎狷者時有不可勝數狂者吾見亦罕矣夫孔門所謂狂者學雖未至而皆慕尙聖賢之流也三代下惟陶靖節近似之彼三傑二十八將何足以語此至于程朱陸王則其志近于狂其守近于狷其步趨類于中行惜孔子不得起而裁之也

或問子產

按夫子于子產嘗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而此獨言其惠於管仲不言其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之功而獨言

其受厚賞之足以服人于子西之問則深拒之蓋問者乃不足重輕之人故夫子簡于應答然其人必居位而不能愛民或無功而濫膺爵賞者也夫子言二子之長如此亦所以深救其失見聖人愛人之無已焉

馬氏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按鄭子西公孫夏也與子產後先秉政故或人連類及之若楚子西則遠在南服且其終始在孔子沒後非或人所及問也

子路問成人

朱注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　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藝乃所賦于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于蹄齧鷙鳥之惟長于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偏者可正駁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于滕薛之失他皆類此而成人豈在于兼四子之長乎　廷祚按虞書教冑子以詩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亦是化其偏駁之意非直者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　先君子誠紫陽之詩友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　三章

或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仲舒亦云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且孔子嘗小管仲之器矣而一旦美其功烈至于如此葢漢代有齊論邪琅邪王卿膠東庸生等所傳謂之齊論所謂章句多於魯論者此或齊人之所附會而未可盡信者乎曰是非子之所知也天生斯民而立之王所以安之也王失其柄則霸烏可

少哉夫平桓以降爲何時乎天下日尋干戈民弗堪命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非强大諸侯代執天子之柄以號令天下吾不知其所底矣春秋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非與霸也其時有能安天下者則聖人與之故旣以正譎定二伯之優劣而於二子之問復極稱管仲之功豈不以二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耶孟子之賤霸功至矣然於五伯則曰桓公爲盛而述其葵丘之命以罪當世之諸侯豈非有得于魯論與春秋之指乎使以孔子爲齊桓或爲管仲則其安天下必出于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而撫時論

事則有不必然者故與管仲者聖人之宏也後世王天下者不必皆湯武伊呂也則開國之君如齊桓佐命之臣如管仲又安得而小之哉吾知漢唐之君臣夫子葢皆以仁與之矣

穀梁傳云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范甯注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也凡桓公之會共十

有五而疏中以論語九合數之訖無定論朱注以此依左傳改九爲糾近蠡吾李氏謂北杏之會平宋亂十四年之鄄會伐宋盟洮謀王室會鹹謀杞牡丘救徐會淮謀鄫皆有兵車除此六會則不以兵車者九也此說合于論語而與穀梁又復參差存之以備參考

西河毛氏歷引羣書皆作子糾兄桓公弟糾死而相桓管仲與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程子獨云桓兄糾弟乃誤據漢薄昭與淮南王長書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不知昭以漢文爲兄從而諱之

故云辨亦有理

王氏子雍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按子雍之論甚當直言夫子不非召忽則知豈若二語自屬泛言後儒斤斤於桓糾兄弟之間立說者反若無功于名教矣

可以爲文矣

按孔文子與公叔文子在當日其聲名出臧文仲父子之下遠甚夫子於臧氏之惡不稍寬假而孔文子則

美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於公叔文子則稱其與家臣同升諸公而并許其得謚之不虛所謂衆好必察微顯闡幽也然以公叔文子此事與臧文仲之不舉柳下惠相較本有天淵之别聖人之論人所以作則于萬世與

不在其位

此二段注疏合爲一章葢曾子乃引夫子之贊易艮卦者以證上段之言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解此章謂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而行不副

君子所恥觀此則經文之意不過是君子恥言之過其行也朱注分爲二截以謹言爲恥其言篤行爲過其行非是

夫子自道也

永嘉蔡氏曰夫子自道者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此近於以夫子爲僞謙朱子以自道爲謙辭似亦未安子貢葢謂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言如是爾而聞者則必以爲夫子之巳能也補之方明

以直報怨

此章怨字輕卽匿怨而友其人之怨謂人之施于我而

不得其平者也君父兄弟之仇不在其內觀或人之問可知未有君父兄弟之仇而可以德報者亦非以直報可得言南軒張氏之說誤矣

下學而上達

按此章朱注有得有失如所謂反己自修及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等語平正確實深得經旨非前儒所可及至以下學上達爲循序漸進竊恐未安夫學自有序子夏所謂先後始卒是也而今以上下言之當必有故葢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之學則事天之學也自人之致功而言則曰下自道之所在而言則

曰上下學上達猶易之形上形下而實則一也其事即入孝出悌博文約禮之屬也學在于是則天在于是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千聖之傳六經之奧備於其中矣

當時及門葢多以聖人不見用而懷怨尤者故夫子言我無是也我自有學以盡昭事之誠而天自知我人之知又何慕焉大意謂求人知則不能無怨尤而失爲學之本統此曉子貢以及諸子也此處宋人殆亦誤會而下學上達又復不得其解

子路宿于石門

太原閻氏論語釋地云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以上皆寰宇記之文今集解注中無此八字蓋脫誤也謂此乃孔子轍環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抵城而門已闔因宿于外之郭門次日晨興門啟而入故有閽人之問子路之答不如答長沮之詳者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也地理細事知其說者亦有助于經學如是

果哉末之難矣

南軒張氏以難讀去聲難如楚狂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蓧則使子路反見之類蓋既歎其言之果而又惜其

不得與之辨論也此亦可備一說

高宗諒陰

陰喪服四制作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疏云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按此則讀書無逸與論語者宜從鄭義信默之訓不知始自何時杜預生干禮義廢壞之際力持之爲心喪之說以合時趨此古今世教經學之一大變也考亭蓋知其非而又云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謂天子而有異名可乎急宜改正使鄭氏之解懸諸日月

又按馬融注孟莊子之孝章云謂在諒陰之中是漢儒
并以爲古之倚廬上下通用者矣可證朱說之誤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蓋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喪畢而後即位故也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堯喪未畢堯之子自諒陰之
中未成爲君而舜方理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堯之
子當即位聽政故舜避之耳然則此禮自唐虞已然
若夫踰年即位蓋周制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以明
今之不然也
或曰三年即位則信乎其爲古制矣豈改元亦必待三

年耶曰古者無後世政令之煩案牘之賾也有事而用則月日可書周人之書可考也若史臣追紀一君之終始則必以舊君崩薨之明年爲元年矣且卽位有禮而改元無禮又何疑于是哉

或曰冢宰下及百官服其君皆斬衰三年服之重可以便其事與曰堯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百姓謂百官也吉凶之禮固不相干而喪考妣者則無所忌天子以天下爲家百官出入朝堂豈嫌其服之重所謂苞屨厭冠不入公門見曲禮蓋謂身有私喪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

按將命本童子之事或人見其將命而問于夫子言此童子習見禮文其遂有益否乎夫子言觀此童子於隅坐隨行之禮視之蔑如是欲速成而非求益者也答或人以無益而已朱注抑而教之之解近於添設矣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注疏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葢道之為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

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况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即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即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即曾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

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于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顏淵問爲邦

問爲邦與他人問政不同此言一代之興易姓受命改紀創法監前王之禮樂而損益之顏子王佐之才故告以伊周之事也三代取民之制皆無過于什一故賦法不及三代立學之意皆所以明人倫故教法亦不及後三百年爲漢孝武之太初始用夏正又至孝

明承平二年始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以作冕而未必盡合于古漢人祭天乘殷之輅所謂桑根車者是也是孔顏之所欲爲亦僅見之矣至若有虞韶舞改爲文始武德亂以楚聲其後鄭聲入樂靡漫於郊廟朝廷之上而賢良方正徒以名應可勝歎哉

人無遠慮

遠慮近憂非二事也險阻在千里之外者有時而在跬步之間事變在數十年之後者有時而在旦夕之頃惟其初不見爲可憂而其後遂至于難圖漢初之封七國以爲無事是無遠慮也七國合從西嚮是有近

憂也朱注中蘇說似誤

用之陳氏曰先事而爲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惟有遠慮則可以無近憂說是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衛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于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

衆爲仁葢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敎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此章包氏注云嘆時多穿鑿也葢史於書字有疑而不能闕則爲臆古自是有馬不能調良而不肯借人乘習則爲逞私自用自是自用之弊推而廣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以嘆之與

知及之

此章朱注與古注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

指官而言則涖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齋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于鐘鼓管絃溺于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

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論語集說亦云此主政理而言按宋人往往粧飾聖經以爲己之論學自是一病未有若此章之已甚者蔡氏可謂不爲苟同矣

道不同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並耕不可以㕘帝王經世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淩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在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辭達而已矣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則施于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語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于此矣

論語說卷四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男宗羲文起較訂

季氏將伐顓臾

按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措柱其間抑子然攻冉冉有昌言陳恒之當討極論顓臾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過與其責冉有至矣責冉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冉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

說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富則顓臾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侯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衆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問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槩此皆分建之

弊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羇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廷抗禮而奴隷視王驩等非其弊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冉有之道辭政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但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尙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冉有季路之不得爲大臣在不能輔季氏以盡臣道於公朝而惟欲盡已爲家臣之職故夫子謂之具臣此章與旅泰山章皆季然章之註脚也

遠人別有所指蓋謂魯之鄰封小國也不服亦必有其

事朱註遠人謂顓臾非是觀經文前曰社稷之臣後曰動干戈於邦內可知分崩離析卽上文之不均不安也

按將伐顓臾之事當在哀公十一年之後時季氏正用冉有子路則以定公十一年爲季氏宰見左傳十二年從夫子適衛旣從歸魯而復仕於季氏也其後又去魯而仕衛當在獲麟之歲其時以惡小邾射之不臣而辭康子不肯與之要約棄官而去二子雖並仕於季氏而子路遠非冉有之比語其晚節之不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亦憬然有悟於此章之煌煌訓辭

乎然則其死孔悝之難與以正名爲迂或所見有未達者要非可以不義屈也嗚呼可謂大賢矣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此章乃春秋一書之升降也按魯惠公立於平王之三年隱公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春秋不始於惠而始於隱者蓋惠公之時去西周未遠禮樂征伐尚未盡出之於諸侯也夫封建之世諸侯裂土壤而居天子寄空名於上所操以統一天下者惟禮樂征伐而已然上必有明王下必有賢佐仁恩普洽綱紀修明乃得謂之有道而禮樂征伐之柄不至於下移所謂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非能操禮樂征伐卽謂之有道也東遷以後爲何時乎孔子初以有道望之其後不得已而始於隱公作春秋焉天下無道諸侯得竊天子之柄則用事者大夫也效尤者陪臣也勢以漸及而禍乃滋甚以數推之蓋至十世而極矣十世之中大夫分其半而陪臣之執國命未有能及三世而不敗者也蓋天下無道則無王無王則無天而其大小得失之數亦不越於此矣數窮則變三言希不失者謂天下無道之禍愈變而愈烈也故春秋之後未幾而爲戰國云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其說有二葢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政必逮於大夫而爲宣成以後之世一也政既在大夫則霸國如齊晉其後必有三卿田和之能列於諸侯者二也五世而失道其常焉爾庶人之議如國風之刺譏小雅之怨誹皆是也此言原不專指春秋之世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人臣之道以尊君守分爲盛以逼上越禮爲衰當孔子之時三家之子孫僭諸侯者有之上而竊用天子之禮樂者亦有之自世俗視之葢莫不以爲盛矣而獨

言其微此聖人論事之極則也

四世孔氏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西河毛氏曰謂文武平桓也不計悼子也悼子先武卒未爲卿

畏大人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曰導之

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註以大人為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侮聖人之言

謂六籍為聖人之糟粕及以讖緯之妖妄附會聖經以老釋之空無竄入性命或割取經書詞語以為小說戲弄皆所謂侮聖言者也而俱非孔子之時所有然則此章云爾者其原伯魯不說學之類或人若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徒以夸多鬬靡而罔知道德為何事是亦侮聖人之言者與要之非敬天之君

子不可以爲能畏聖言者矣噫

邦君之妻

孔氏註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

正言其禮按註論語者此說不可缺

予與爾言

京山郝氏以爲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爲

問答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

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之

墓表賢者之閭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卽此文法故

後以孔子曰別之此解甚確

性相近也

性無所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世出而孟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卽性善之說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以爲陷溺卽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爲後起之習而又以爲非氣質則未

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爲聖人之言耶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說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塞天地之閒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愼其所習以無汩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興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濕之別此天地

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質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去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獘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教之去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焉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此爲蠡吾李氏矯枉過正惟言性習屏去氣質則經言智愚爲何物耶故愚有此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言性之本然人之相近

者也又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言人之遷於習非性所能主也又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言遷於習則不能不相遠也大抵聖賢論性皆懼習之爲累而習之能累其性則以血氣盛而本性亡也宋人言變化氣質亦屬切要之論但不合以氣質爲性且指孔子所言爲氣質之性耳

吾其爲東周乎

永嘉蔡氏曰自周之東天下之事不可問矣使夫子得用固將一反其道吾其爲東周乎言豈肯復爲東周

也據此則復西周意在言外舊註謂興周道於東方

非是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此章與論成人章大指略同有是德而不知學以補其

偏而救其弊則不成乎其德而亦不成乎其人矣所

謂學者亦即詩書禮樂也觀記者以下三章相屬有

發明此章之意

蔽字疑傳寫有誤應作流獘獘壞之弊或獘敝與蔽古

字通用也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按論語於詩有言學者有言誦者大意相同而言爲者
略異爲即爲禮爲樂之爲也國風中自邶鄘至檜曹
其詩皆不入樂惟二南爲入樂之詩以盛世和平之
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故聖門學者於此必作以詠
歌和以琴瑟以求感發興起之益而見諸躬行實踐
非徒誦讀而已也此二南所以獨詔之爲而有異於
風詩者與古今註家但曰爲猶學也疏矣

古者民有三疾

人之氣質有美有惡美者近乎中而加之以學則擧陶
謨之九德是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則安於氣質而

不可謂之德氣質之不美者所稟者偏而難以爲善此章之三疾是也若狂而不肆矜而不廉愚而不直則不可僅以爲疾而直謂之惡矣疾變而爲惡雖古今氣運之殊亦教化習染之所爲也夫子之嘆豈無意乎夫狂而蕩矜而忿戾此特其狂與矜者也愚而詐不安於愚者也是皆所謂邇弗友也聖王不作則此三人者摩肩接迹以爲害於天下明於洪範之治者其以剛克可乎雖然必先之以教養

天何言哉

竊按論語夫子於桓魋之難曰天生德於子匡人之厄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下學上達曰知我者其天乎凡稱天者非欲以曉人卽勉人爲學之語也而無以天自喻者蓋聖人之有言者時然後言也子貢列言語之選生平樂聞夫子之訓詞論說退而誦述夫子恐其言之浮於行也故以予欲無言警之而子貢不悟猶問之以多學而識而遽以爲然也夫子謂天者道之大原盛德大業日出而不窮而不聞其以言爲事人亦求諸躬行而已當依舊說敎人愼言爲是以天自喻非聖人之所安也

孺悲欲見孔子

蠡吾李氏註論語載一說云孺悲魯人欲見孔子而誠或未至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教之後哀公使悲學士喪禮于孔子足徵悲能自立而孔子之善教也此覩舊解爲當觀此則孺悲有傳經之功當在弟子之列而與于從祀惜未有考者

宰我問三年之喪

上古喪期無數後王立中制節斷以三年其象固取諸三年免于父母之懷也然父母之于子有終身之愛不以免于懷而忘之則子之于父母豈多于三年而宰我以爲可短者何哉夫喪禮之儀節至有周而繁

啓極矣非誠至而強有力者不足以勝其任也誠與力有不足則相與疑其歲月之多加以世衰政繁服官者以職事爲汲汲故名爲三年而經傳以再期爲稱以二十五月爲限再期見喪服小記二十五月見儀禮公羊傳戴記夫喪考妣三載遠著堯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近見周書誠所謂百王之所同者然名爲三年而實則二十五月此必非武王周公之制而開短喪之漸者要之不可謂不始于周人也宰我親聞再期之說心有所疑而欲議之夫既自三年而趨于再期則自再期而趨于期勢所或然故下準人事上擬天道而見期之可

己食稻衣錦而以爲安于心此皆探當世之人情而爲言也而大惡之端啟之以身欲逃聖人之深責得乎然則孔子不言再期之非何也曰時王之制非孔子所當言也明其本原足矣夫父母之愛而有以再期爲三年者乎

戴記三年問本于荀子篇中兩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與宰我所言無異下文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似謂一期可斷

加隆而至再期則有不得已之意是當時議喪禮必猶有以再期爲不必者而宰我始以質諸孔子觀于三年問可見矣

三年不爲禮二語葢卽出于當時議短喪者之口而宰我述之也疏中載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云云亦自有見

君子亦有惡乎

夫子所惡陽惡也子貢所惡陰惡也陽惡多自害陰惡兼能害人世衰道微陰惡尤甚且恒以要名譽而就功名不可無子貢之惡也故論語并記于此與

年四十而見惡焉

或謂古今賢人君子見惡于人者多矣惡宜讀善惡之惡其說近鑿不知夫子于斯人斥其四十見惡則惡行之久著可知所謂幼不孫弟長而無述之類也則斯惡非惡直醜正之惡乃天下之公惡也其卽爲原壤而發者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三章

按微子篇記夫子之周流而首言不遇于齊魯以下三章世家以爲孔子往來陳蔡之事觀接輿沮溺諸人皆耳熟孔子則史言爲有徵夫去魯去齊不待再計

而獨以于陳蔡者以齊景魯定皆中主以下獨楚昭王爲一時之賢君也孔子未與昭王相見不可以書適楚而目接輿爲楚狂以見夫子之嘗至其地且于適他國不書而特書至楚以見當日環視天下舍楚無可用皆記者之微意也論語悲聖人之不遇天下之不可爲於夫子惓惓于楚昭之故記述頗畧他書無可考惟檀弓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與此篇次序正同則知夫于之周流固無意于他國也讀論語者可以不之考乎昭王之賢春秋內外傳見其槩矣

按禹貢漢水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春秋時漢在楚之北

境當時列國歌詩各舉其國所有山川孟子載孺子之歌云云葢漢水入楚兼得滄浪之名也此亦孔子適楚之證

疏云接輿以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葢書傳附會之語按楚莫亂于平王之世昭王反國未定而卒此接輿之所以終于不仕也謂昭王政令無常亦無所據

虞仲

虞仲古註無解朱子謂卽仲雍或曰此卽封虞之虞仲仲雍之玄孫葢先隱而後封也按仲雍君吳虞仲封

虞不得言隱言廢以爲先隱後封則伊尹太公亦可
曰逸民耶此葢别有一人氏虞而行仲者耳

太師摯適齊

按孔子歸魯正樂在哀公十一年其時有子語魯太師
樂諸章後五年而孔子卒樂官四散葢在孔子旣卒
之後此聖人過化存神生榮死哀之一證也而魯之
爲魯不其危哉

漢書古今人表載此八人於殷之末顏師古註八人皆
紂時奔走分散而去者按紂之亂樂師抱器走散自
有其事而不可以論語所記當之也卽齊楚蔡秦諸

地名商時原有而斯時西方莫盛于周夷齊皆歸之
乃四飯缺獨舍之而適秦何耶近蠡吾李氏力主此
說未可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夏之不及在拒子張之太過在容一廣一狹皆不合
于中道包氏註曰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可
謂善通古人之用者矣

子夏之門人小子

洒掃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爲先
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羣怨

安上治民之有禮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即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洒掃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于先而倦于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强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濟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升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

豈所責于子之門人小子耶二子之論雖出于互相譏貶然聖門教法自有正傳于斯可見至宋人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洒掃應對爲無足重輕矣

喪致乎哀而止

古註曰毀不滅性此勝不尙文飾之解

君子之過也

君子之過出于無心故有過則未嘗諱而知過則改之必速譬諸日月之食與天下共見之言君子之光明

正大雖于有過亦然則其他可知矣豈陰邪之小人所可同日而語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

聖人之功業其道德發見之餘也子貢于夫子言得邦家孟子於伯夷伊尹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就功業以見其道德一則示人以所易曉一則明德崇而業未有不廣者也夫子無象可窺而子貢英華外著故叔孫與子禽皆謂子貢賢于仲尼

四海困窮

包氏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按永終二字在漢魏間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後始改爲永絶此史傳之可稽者至以困窮爲窮極古註究未可用葢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卽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

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尙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窮之說

惟常憂四海之困窮而念兹在兹則必無喪敗之事而天祿可以永終此正解也若以永終爲永絕則立言之神味索然矣

殷周皆述其罪已之言故曰湯武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非帝王之金鑑哉

自謹權量至公則說註疏謂凡此皆二帝三王所以爲治故傳以示後來按謹權量二段卽虞書協時月正

曰同律度量衡之類又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是食與喪祭自古所重寬信敏公乃治事臨民之道也葢此章分敘二帝三王之語于前而撮舉其政事之大者于後以爲周人之事其說非是且乎敘帝王而獨詳于周何爲

民食喪祭帝王莫不以爲重者晚出武城篇見論語敘于周有大賚之後遂採爲武王之事葢誤讀而未審也

按詩書皆夫子所雅言然論語言詩多矣書只爲政篇一引及憲問篇子張一問耳餘無所見大抵泰伯篇

末數章與無爲而治章及此篇歷舉二帝三王者皆

夫子論說信善之言也

不知命

天生人而授以定分謂之命與以品節謂之禮至于人

之超然異乎羣生在于能言而賢否誠僞亦因言以

見知命知禮知言非獨言學士大夫之業也若夫昭

事上帝安上治民舉直錯枉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要

道豈有外于是哉富哉言乎論語之以是終也

論語說終

後學上元唐大沛醴泉較